

俞曲園尺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312

8172

俞曲園太史，今人無不知爲近世經學大儒者。予向閱第一樓叢書、曲園雜纂、羣經平議、古學堂、香室叢、夢等編、藕欸先生、廉書不覽，博大、高深、詩文、雜俎，莫不妙造豐贍。始知經學二字，實未足以概之也。其在堂、叢、一帙，乃信手所作，積時偶存，非其至者。儒士簡札，最易散失，不存稿者多；佳構或不及存，存者不必盡善。問多率筆，可無深求。而其所論村鎮、啓塾、叛諺、金值、蕭牆、嚴灘、四書六經、方輿、資宗、訓纂、孔明、漢壽、杏壇、同州諸事，足資考鏡，破釋疑團。小倉秋水，雖堪悅目，烏能得此張憲那吒地藏之考？又得訂誤證俗，非特可供談助已也。他若人分三截之言，無有無累及救偏之語；「塑鎖梳」三字之訣，書紳佩章，端在於此。又與李憲之論代選詩集之難，尤深諸此中甘苦，實獲我心。最奇者，與亡室姚夫人一書，初見標題，疑有乖誤。人既亡矣，何能重致尺素？洎讀之，乃知化寄者，此爲各尺牘中不經見之事。曲老悼亡，向知有百哀詩之作，而不知又有此書。生既願將壽平分，歿又幾效奉倩之殉，此老情癡，有如是夫。姚夫人何修得此披覽再三，令人彌增沆瀣之情。六旬老翁之鼓盆，尙眷戀如此，愛河深溺，哀感頑豔，何今青年閨幃，高唱戀愛之秋，轉多朝三暮四，輕於離析耶？使若輩讀之，不有愧此老多乎集中，又有焚寄彭剛直一書，佳人才子，生死繫懷，英雄名士，存歿不忘。雖曰古人之多情，亦自賢者之異凡耳。先生爲曾滌生所知，爲曾鄉溪所劾，始終玉成者，曾氏大奇。苟使先生輩黃鵬達，久綰鸞轡，安得有三百餘卷之著述，長留於天地哉？小人無時不害賢者，而往往適足以玉成賢者，此爲小人所不及料。天理所不容欺，榮名厚福，常屬之賢者。地下有知，正當掀髯而笑，復何恩怨之有？若杭州僧父，姓氏無聞，香冥同誅。

俞曲園書札序

二

民國二十三年孟春南匯朱惟公謹識

德清俞蔭甫太史曲園先生，有清同光間一代經師也。僑居閬闔城，作吳下寓公，兼主講席者數十年。賓當弱冠，嘗因潘順之前輩之介紹，得請業問字於先生，蒙賜晉接，并賚春在堂全書一部。由是朝夕諷誦，得以窺見先生之文章經術，而後知先生之以文雄斯世，當時所稱爲「南俞北張」者，良非虛譽焉。曲園書札，全書中之一種，特先生之緒餘耳。然其知人論世，識高學博之處，殊於人立身求學處世，均有大裨，故常心好之，欲刊行單本，以廣流傳。今見此刻，校勘精詳，字體端好，實先得吾心。因樂贊其成，而不辭譾陋，爲之序云。己未孟春，古吳王家賓謹識。

新式標點 俞曲園書札目次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一	與戴子高(三則)	八
上祁春圃相國	一	與蔣蘅泉方伯	一〇
再上春圃相國	二	與高伯平	一一
與王補帆親家	二	與談仲修	一一
上曾滌生授帥	三	上祁春圃相國	一一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三	與蔣蘅泉中丞	一二
與蔣蘅泉方伯	四	與李少荃同年前輩	一三
與杭州劉笏堂太守	四	與應敏齋同年	一三
與王補帆	四	與李少荃前輩	一四
與李少荃前輩	五	與孫琴西同年	一五
與吳和甫前輩	五	與應敏齋	一五
與李蘭生同年	六	與楊石泉方伯	一六
與崇地山同年	六	與潘玉泉觀察	一六
與女塔許子原	七	與戴子高	一七
與次女繡孫	七		一七

與李肅毅伯	一八	與丁禹生中丞	二八
與談仲修	一八	與杜小舫方伯	二八
與沈吉齋	一九	與杜達衡同年	二八
上曾滌生爵相	一九	與李少荃參知	二九
與柳質卿	二〇	與喬鶴齋中丞	二九
上曾滌生爵相	二一	與孫琴西	三〇
與曾樞元同年	二一	與李筱泉中丞	三〇
與黃元同	二二	與勒少仲同年	三一
又與黃元同	二三	與馬穀山制府	三一
與沈吉齋	二四	與彭雪琴侍郎	三二
與黃元同	二四	與彭麗松孝廉	三二
上湘鄉相國	二五	與朱伯華比部	三三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二五	與壬甫兄	三三
與潘伯寅侍郎	二六	與王補帆	三四
與李少荃揆帥	二六	與彭雪琴侍郎	三四
上曾滌生使相	二七	與曾樞元中丞	三五
與馬穀山制府	二七	與孫琴西	三五

與丁禹生中丞	三六	與汪蓮府	四五
與王補帆	三六	與許星叔京卿	四六
與胡荻甫農部	三七	與李筱荃制府	四六
與李少荃相國	三八	與丁禹生中丞	四六
與汪謝城廣文	三八	與劉叔俛	四七
與陸存齋觀察	三九	與勒少仲同年	四七
與吳平齋觀察	三九	上曾滌生爵相	四八
與馬穀山制府	四〇	與謝夢漁同年	四八
與王康侯女壻	四〇	與王補帆中丞同年	四九
與李筱荃中丞	四一	與沈三三	五〇
與彭麗崧孝廉	四一	與李少荃爵相	五〇
與王補帆	四三	與王補帆同年(二則)	五〇
與卞頤臣中丞	四三	與沈仲復觀察	五二
與傅星源觀察同年	四三	上曾滌生相侯	五二
與袁小午同年	四四	與李少荃伯相	五二
與魏稼孫	四四	與李筱荃制府	五三
與孟蘭艇	四五	與彭雪琴侍郎	五三

與楊石泉中丞	五四	與李黼堂中丞	六四
與世襲一等侯曾劄剛	五四	與王子莊孝廉	六四
與王甫兄	五五	與汪柳門太史	六五
與次女繡孫	五六	與彭雪琴侍郎	六五
與彭雪琴侍郎(二則)	五六	與李少荃相國	六六
與王甫兄	五七	與王補帆同年	六六
與金眉生廉訪	五八	與杜蓮衢同年	六七
與吳平齋	五九	與鍾子勤孝廉	六七
與李少荃相國	五九	與蒯子範太守	六八
與曾樞元中丞	六〇	與楊石泉中丞	六八
與彭雪琴侍郎(二則)	六〇	與應敏齋方伯	六九
與孫琴西廉訪同年	六一	與王補帆同年	六九
與彭琴雪侍郎	六二	與吳仲宜制府	七〇
與張振軒中丞	六二	與張香學濤使	七〇
與張嘯山唐端甫	六二	與王補帆同年	七一
與吳煥卿	六三	與李筱荃制府	七一
與孫歆伯	六三	與陶昌孫	七二

與徐花農	七三	與日本儒官竹添	八〇
與李黼室中丞	七三	與李少荃伯相	八一
與王補帆同年	七四	與杜小舫觀察	八一
與唐菰農觀察	七四	與王子獻孝廉	八二
與李少荃相國	七四	與徐花農孝廉	八二
與吳平齋	七五	與彭雪琴侍郎	八三
與丁禹生中丞	七五	與李少荃伯相	八三
與楊石泉中丞(二則)	七六	與江小雲觀察	八四
與馮夢香茂才	七七	與徐花農	八四
與陶柳門州同	七七	與彭雪琴親家	八五
與李少荃伯相	七八	與亡室姚夫人	八六
與胡梅臣茂才	七八	與孫翠西太僕	八七
與馮竹儒觀察	七八	與梅小巖中丞	八七
與方子箴廉訪	七九	與彭雪琴親家(二則)	八七
與吳祈甫孝廉	七九	與吳齋平(二則)	八九
與楊鐸山	八〇	與曾劬剛通侯	九一
與王夢薇	八〇	與楊子玉	九一

與汪柳門侍講(三則).....	九二
與李黼堂方伯.....	九四
與譚文卿中丞.....	九五
與朱玉圃同年.....	九五
與吳又樂大令.....	九六
與日本國僧小爾上人.....	九七
復王韜甫比部.....	九七
與劉仲良中丞.....	九八
與日本人竹添進一.....	九九
與曾沅浦制府.....	九九
與兄子祖綬.....	一〇〇
與曾劼剛襲侯.....	一〇〇
與王夢薇.....	一〇一
與許榴仙.....	一〇一
與林陰仰雪翁.....	一〇二
與易笏山方伯(二則).....	一〇二
與李黼堂中丞(二則).....	一〇三

與張小雲明經.....	一〇五
與沈穀人庶常(二則).....	一〇五
與李少荃相國.....	一〇七
與潘譜琴庶常(二則).....	一〇八
與宗湘文觀(察二則).....	一〇八
與潘伯寅尙書.....	一〇九
與嚴芝僧庶常.....	一一〇
與吳廣安觀察.....	一一一
與李憲之方伯.....	一一二
與鄭小坡孝廉(二則).....	一一二
與王遜之親家.....	一一四
樊寄彭雪琴親家.....	一一六
與孫婦彭書.....	一一六
與李少荃爵相.....	一一七
與許星叔尙書.....	一一八
與徐花農太史.....	一一八
與汪柳門侍郎.....	一一八

與潘譜琴庶常·····	一一九
與徐花農學使·····	一一九

新式
標點
俞曲園書札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頃閱邸抄，知承恩命，攝篆兩江。朝廷以節鉞付重臣，東南顧而金湯萬里；幕府以詩書爲韜略，上下江之壁壘一新。不特鍾阜煙雲有資管鑰，抑日珂鄉父老都拜旌麾。迷聽之餘，墮墮起舞矣。樾僑寓津門，又將三載。今年水崇地山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無經費，未能設局，不過從古書中鈔撮，終朝伏案，勞而無功。因思金陵爲名勝之區，又得閣下主持其間，未識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惟隨園老人，至今豔稱之。其人品，其學術，均非樾所心折，然其數十年山林之福，實爲文人所罕有。而非尹文端爲制府，則亦安能有此耶？樾之薄福，固不敢希冀隨園，而閣下助名，則高出文端萬萬矣。企予之私，率爾布陳，伏惟惠督。

上祁春圃相國

自違函丈，十載於茲矣。恭聞東山養望，助德日隆。姚崇救時，是稱賢相；桓榮稽古，親爲帝師。海內綴學之士，無不依附龍門，冀得一言以自壯。而樾迂拙之才，甘爲時棄，故未嘗奉尺書以干左右。惟己未歲，曾寄呈詩稿十卷，亦未知得登鈞覽否？嗣後東南淪陷，航海北來，旅食津門，忽又三載，杜門息轍，妄以撰述自娛。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稍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津門有好事者，取以付梓。而獨得之見，終未敢自信。伏念吾師以經術倡導後進，凡治經者，舍函丈無所折衷。古之人或一面未謀，而負書車下以自獻，况樾幸

出大賢之門，得附門下士之末，乃鯁鯁焉懼不當意，而不敢求教於大君子，無乃自棄之尤者歟？謹寄呈一本，倘賜覽觀，有以正之，幸甚幸甚！

再上春圃相國

樾前寄呈羣經平議一卷，惴惴焉懼根柢淺薄，意義羸疏，不足當大君子一盼。乃竟於二十七日奉到還書，猥以小子之斐然，上博夫子之莞爾，殷殷獎掖，情見乎詞，甚媿甚媿。樾此書已算脩成，惟家貧乏人鈔寫，止有稿本。今年宋雪帆前輩來津，見其一二，頗爲許可，小助刻資。見在已將儀禮平議二卷寄京，交舊徒汪儀卿水部校刊，一俟畢工，即當寄奉。至此外各種，尚在篋中，深恐將來徒飽鼠蠹，頗擬集衆擊之力，次第刊行，而時方多故，當路諸公，未遑留意於此。且此道閑淡，好之者希，叩寂求音，未必有同聲之應。或將來癡願有成，尙求元晏一言，爲三都增重。想吾師以裁成後進爲心，不嫌妝璜費鹽也。

與王補帆親家

來示有歸里種桑之意，古人稱千畝桑與萬戶侯等，然則老弟勛名，可以方鸛湘鄉矣。一笑。寒家蠶事，惟先祖母最擅其長，家母杭人，已不能嗣音。內人姪從其姑，更可知矣。又何論乎小女輩承問甚媿。抑兄有一說，蓄之已久，請因閣下種桑之意而發之。夫蠶桑之利，興自西陵，由來久矣。然蠶之作繭，本以自藏，必糜爛之於鼎鑊，而纈取其絲，無乃不仁之甚乎？唐以來，木棉之利，日盛一日，又變木本爲草本，而其種益繁，衣被天下，駕蠶絲而上之，豈造物者有意以彼易此乎？吾湖蠶事，甲於海內，而兵興以來，受害最酷。菱湖、荻港等處，向稱蠶桑淵藪，而

村落化爲邱墟，人民轉於溝壑，幾乎靡有孑遺焉。意者積數百年養蠶之孽，而發之一旦乎？不然，吾湖風俗循良，謠云「湖州人苦腦子」，有何獲罪於天，而酷烈至此？是故廣種桑樹，不如多植木棉。天地之間，生命至重，凡蠅蠅者，無非與我並生之物。兄近來雖食瓜果，中得一蠶，必捉置青草間，明知未必能生，要使吾不見其死也。迂闊之談，老弟以爲何如？

■ 上曾滌生揆帥

樾自庚戌歲，幸出大賢門下，而不才之木，有負栽培，故廢棄以來，未嘗敢以一箋，瀆陳鈞聽。比聞手定東南，助高中外，民望僕射，有如父兄。「天生李晟，原爲社稷」，眞儒事業，亙古無儔。瞻望龍門，如在天上。頃至金陵，晤李少荃前輩，述知去歲尙蒙齒及，垂問殷殷，乃歎文中子門羅將相，而不肖如樾者，門生之籍，尙未刪除，景仰之餘，良深慚媿。樾自中州罷歸，自惟迂拙，無補於時，閉戶羣經，妄事撰述，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粗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天津有好事者，取以付梓，謹寄呈一本。未知羽書旁午之時，尙能流覽及之，俯賜繩墨否？回憶庚科覆試，曾以「花落春仍在」一句，仰蒙獎借，期望甚殷。迄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而比年撰述，已及八十卷，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然窮愁筆墨，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小子狂簡，不知所裁，特愛妄言，聊博一笑。

■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小住武林，得瞻山斗，軍門深邃，因下士而晨開，賓席從容，共高朋而夜集，歸舟循省，爲幸良多。自別以來，想節

鉞清嚴，帶裘輕緩。爲朝廷宣德意，人在春臺；與父老起瘡痍，民歌冬日。大賢臨蒞之地，卽福星照耀之方。樹因故里無家，不得躬庇宇下。梅子真作吳門市卒，遠不如湖上林逋，江東羅隱矣。臨穎神馳，不盡萬一。

與蔣薌泉方伯

游子歸故鄉，得大君子垂愛拳拳，既叨杯酒之餘歡，又辱兼金之厚贐，感甚亦愧甚。伏維閣下以文經武緯之才，運海立雲垂之氣，豐功駿烈，固已焜耀中興；而又置驛通賓，築宮禮士，一時物望，爭附龍門。樹以部下書生，去作吳中殘客，發胥臺而南望，所依依不釋者，固不獨湖山之美矣。惟願垂天之雲，隆隆日上，大開廣廈，以庇寒儒；俾樹得於西湖山水窟中，受一廬而爲民，與故鄉父老，進中和樂賦之篇，以詠歌盛德。閣下此時，當必爲蓋公而築堂，因穆生而置醴矣。企予望之，故附及焉。

與杭州劉笏堂太守

前承招飲，得親言論，丰采雖古循吏，無以遠過，私心所矚，固不徒在尊俎之膝嘉也。臨行又承厚賜，俾將拙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廣集鈔胥，寫成定本，以便付刻，而所賜實從借貸而來，令人感歎不已。伏念閣下實心任事，清德傳家，所示琴一圖，允足千古，將來史傳中添一佳話，駕昔人一琴一鶴而上之矣。弟詩不過率直語，未足揄揚。采南聞作長歌，惜未之見。琴西計必有佳構也。茲因琴西以琉球國紙見贈，輒篆書「琴一圖」三大字，奉寄，筆力疲茶，不足觀也。慚愧慚愧。

與補帆

游子歸故鄉，適老親翁駐節是邦，適館焉，授餐焉，臨行又饋贖焉。朝廷爲吾浙置一賢大夫，實則造物爲巾山設一賢居停耳。何幸如之！兄雖於望日登舟，然是日仍泊大關，至次日始解維而去，舟行甚遲。私計若繞道亭子村，竟須二十外方可到蘇，雖癡兒不解候門，然老妻望眼穿矣。是以亭子之行，迄不果也。今日略有順風，明日或可望到舟中，將致謝諸當事書，寫好寄去，乞爲分送。因亦作一書布謝老弟，不敢遲滯尊公祖也。歸寓後若別有說，當續寄。

與李少荃前輩

紫陽一席，辱承訂定，借講席之清閒，養山林之疏嬾，爲幸多矣。因適有旋浙之行，故未及以一箋陳謝。比來玉梅花下，將及三九，閣下以趙衰之冬日，擁羊祜之輕裘，樂可知也。樾自十月下旬，買棹武林，住補帆署中，旬有五日。適翠西同年主講杭州之紫陽，不期而遇，彼此歡然，一時遂有「兩紫陽」之目。老前輩聞之，得無詫庚榜之闕乎？見在自杭回蘇，舟窗景色，頗宜筆硯。手書布謝，不盡萬一。

與吳利甫前輩

辱手書，知輜軒所至，以經術倡導後進，因定海諸生黃以周，解考工記世室，與樾說合，遂詢所自來，而得其先德徽香先生明堂步筵說一篇，錄寄甚善。甚善樾受而讀之，其據宇文愷傳證記文，是堂修七，非堂修二七，洵與樾合。惟解廣四修一及三四步四三尺，似皆不及鄙見之塙。且如其說，夏后氏堂室全基，廣如干涉，究未明白。說周制較明白矣。然記文明言五室，凡室二筵，乃謂止說四隅之室，義亦未安。老前輩以爲何如？此外各種想必流

覽一屬，未知都若干卷？卷若干言？定海海外一島耳，乃有此通經之士，殊不易得，宜老前輩惓惓欲刻其書也。李少翁重刻段說文，未成，不知其能料理及此否？竊謂薇香先生之書，如果卓卓可傳，可否先爲設法，令其子孫寫副本，寄存尊處，將來或集資刊刻，或假活字版排印，似較僻在海外，易爲力也。其論語後案，聞有印本，能覓寄，尤感。

與李蘭生同年

前閱邸抄，知恭膺 寵命，筦領 樞廷，以公才公望之隆，任斯謀斯猷之寄，桓榮稽古，原是 帝師，陸贄在朝，斯稱內相，儒臣助業，自此遠矣。甲辰同年，內有閣下，外有少荃前輩，非皆所謂「天生李晟，以爲 社稷」者乎？斯中興之盛事，亦同譜之美談，雖 榭之不肖，與有榮施焉。榭僑寓天津，已逾三稔，今秋因二小兒在蘇大病，不得已浮海南旋，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事者遂以鄙人承乏，借壇坫之清閒，養山林之枯槁，前塵昔夢，久付飄風。或爲榭誦白香山聞李尚書拜相因寄賀微之詩曰：「憐君不久在通川，知己新提造化權。」榭亦誦香山渭村退居寄崔侍郎詩曰：「提攜勞氣力，吹播不飛揚。」千里寄知，以博老同年一笑。

與崇地山同年

十月下旬，曾寄一箋，布陳近狀，未知已達左右否？臘鼓聲中，又交六九，老同年玉帳高擎，冰壺清對，寫便宜之表，天語溫多，張吉利之旗，軍門春滿，裘輕帶緩，樂可知也。榭因二小兒病魔纏繞，不得不在蘇照料，近已遷居紫陽書院，屋雖寬大，而兵燹之後，窗戶不全，殊苦廓落耳。拙鳩既不善營巢，窮鳥又安能擇木，竊比於衛公子荆，